

ZHAI MEN

杨小凡作品

一扇门，一条路，

几经挣扎，几番沉沦。

单纯的农村少女在纷繁复杂的城市彷徨、迷失，直至毁灭。

窄门

APCTIME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杨小凡
作品

窄门

ZHAIMEN

杨小凡◎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窄门/杨小凡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2. 10

ISBN 978-7-5396-4297-0

I. ①窄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96679 号

出 版 人:朱寒冬

策 划:朱寒冬

责任编辑:周 康

装帧设计:许含章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[www. press-mart. com](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)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 awpub. com

地 址: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 销 部:(0551) 3533889

印 制:合肥星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(0551) 4235059

开本:700×1000 1/16 印张:10 字数:130 千字

版次: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22.00 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

一扇门，一条路，几经挣扎，几番沉沦。
单纯的农村少女在纷繁复杂的城市彷徨、迷失，
直至毁灭。

你们要进窄门。

因为引导灭亡，

那门是宽的，

路是大的，

进去的人也多；

引导永生，

那门是窄的，

路是小的，

找着的人也少。

——《马太福音》

第一章 / 001

第一章

1

这是一个太阳初升的早晨，室外的人和车并不多，空气中的味道也还算单纯。所以，每一个在室外的人都感觉到了桃红色的太阳正带着湿漉漉的甜味，扑进自己的鼻孔，浸入自己的肺腑。

鱼儿正在铁栅门的右边低头嗅着花儿。花是白玉兰，灿烂地开着。鱼儿一定是嗅到了花的芬芳，也像花一样地笑着。红太阳越来越白，慢

慢地从前方斜照下来，照在鱼儿的脸上，鱼儿成了一朵开着的红玫瑰，也散发着清爽的淡香。

许明就是被这清爽的淡香引领着来到鱼儿面前的，不然他是不会认识这个改变了他生活的鱼儿。不认识鱼儿，许明的生活是不会有这般多姿，自然也不会渐渐地从众人中清晰出来，以致他走上了一条连自己也不曾想过的未来之路。

许明来到鱼儿的面前，鱼儿并没有从花香中醒来，她的心依然沉浸在花香中，随着花香的升腾在想象中飞翔。许明显然由于距离的变短，也被这花和花前的鱼儿牢牢地吸住，以致他也木在了那里，一任香味沁入心脾，然后由心脾顺着血脉四散开来，游走进身体的所有空间，他一下子整个儿酥软在了那里。

许明坚信自己是与别人不一样的。许明的嗅觉特别灵敏，他对世界的认识和记忆都是从嗅觉开始的。

在他的感觉里，这世上的万物各有各的味道，味道各有各的不同，不同的味道带给他的信息是千差万别的。然而，就是这千差万别的味道，他也能一下子都记住，只要嗅了一次就能牢牢地记住，在脑子里生下根来。嗅觉特别发达的许明对这个世界来说是一个秘密。这是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秘密，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他嗅觉特别发达。这就使他在众人眼里没有什么特别，只是一个不多言语的机关干部，行走在市委机关的大院里没有人能够注意到他。然而，他在人群里就像一条鱼，一条游刃有余的鱼，跟谁都不会发生冲突，别人更很少冲撞他的生活。因为他对别人已经洞若观火了，所以能够左闪右躲，自保其身。

可是，这个世界给嗅觉特别发达的许明带来更多的是痛苦，是那种

不能忍受和宽容的痛苦。他自己就没有真正快乐过,即使一个人在春天的花丛中和碧蓝的大海边,他也能感觉出空气中的污浊,是各种味道武断地搅混在一起的污浊。久而久之,他只能麻木地活在这个世上。可以说,这种麻木是他自己刻意制造出来的,他总是强迫自己关闭嗅觉,关闭对这个世界的感知。

从第一次见到鱼儿,许明就觉得一定会有这么一天的。正如他想象中的那样,这一天终于还是到来了。

现在,他望着对面的鱼儿。鱼儿正在那里酣睡着,酣睡中的鱼儿竟也从鼻翼间发着游丝般的喘气声。许明望着鱼儿,鱼儿酣睡中的起伏,使她在昏暗的房间中凸现出来,像玉雕一样仰卧在那里。许明真的弄不清他为什么对鱼儿会有这般情愫,自第一次见她,就被她单纯的美所吸引、所沉醉。虽然,后来鱼儿的所作所为,曾让他不止一次地怀疑过自己的判断,有时带给他的是自我否定后的痛苦。但每次痛苦之后,继之而来的却是对她更进一步、更深一层的依恋。

许明不知道多少次地反思过这种依恋。他坚信依恋这个世界存在的根本,花对阳光的依恋、根对土地的依恋、大海对水的依恋、人对理想的依恋等等,没有相互间的依恋这个世界就不复存在了。自己对鱼儿依恋什么?他说不清。说不清是因为这种依恋没有明确的目的,没有明确的目的就是对什么都依恋。

这一刻他终于明白了,近一年的思索就在这个昏暗的房间内,像雨后的彩虹豁然而出。其实,他就是对自己的依恋。鱼儿只不过是个体身,是个载体,是许明他自己心里想要达到的某种境界。这种境界其实就是一种态度,是他对人、对事所持的态度。这种态度从何而来,许明不清楚,严谨地说应该是不太明确,但细想起来总还是指向分明的,那

就是对鱼儿这个女孩儿的关爱。

2

下午,上面来的人一走,许明就迫不及待地给妻子洁的单位打电话。洁的办公室里乱哄哄的,接电话的是一个声音有点儿尖厉的女人,他大喊过妻子洁的名字后,电话就啸叫起来。四五分钟后,妻子洁才在那头很不耐烦地嗯了一声。许明的声音就很理直气壮:“晚上我得陪人,吃饭别等我!”妻子洁又嗯了一声,就啪地把电话挂了。许明如释重负地放下电话,然后就盯着眼前这部红色的电话,很得意地笑了。

许明今天很得意,他从早上见到鱼儿心情就一直很好,很少有过的。其实,上午他的心情没有这般好,有一个问题在一直困扰着他,那就是鱼儿。他想鱼儿真是他见到的最好的女孩,并不是她的漂亮,而是她的清纯,她就是一朵出水的芙蓉,含苞带露的那种。尤其是这朵花上的味道,竟让他神气为之一清。他记不起是什么时候有过这种感觉了,也可能在这之前就没有过这种感觉。

现在,他曾经见过的女孩子的形象一下子从他脑子里淡去,鱼儿呢,也不再是女孩儿了,竟变成了一朵花,在微风中摇曳着,含着露,溢着笑,发着清香。许明拒绝不了这朵花的召唤,他想他必须去见她,不管将来会有什么事发生,他也必须去。他认定这女子是上帝为他送来的,他有义务把她从那个地方弄出来,让她回到她应有的地方。也就是说,这是一朵专为他开的玫瑰,他不能就这样让她在那个地方任别人去蹂躏,就是别人嗅一下这朵花的味道,他也不能容忍。

再烦心的事,一旦确定了解决的办法都会给人带来好心情,而且事越烦心,确定解决办法后越会让人心情更好。许明给妻子洁打过电话,

心里轻松得像能飘飞起来一样,整个人儿也成了一张纸,似乎没有什么沉重的感觉了。现在,他让自己静下心来,静下心来做什么,他也不清楚,但只是觉得要思考点什么。他点着烟,狠狠地吸了一口,又吸了一口,思绪还是不清晰,他要思考什么呢?他似乎要让自己想一想鱼儿是怎么到那个地方去的。他想鱼儿身上一定有许多故事,而且是浪漫的故事,也许会像还珠格格的故事一样浪漫。

一想到还珠格格,许明就被自己的想法惊住了。对,鱼儿就是还珠格格,骨子里就是她,说不准她就是还珠格格的化身呢。这样兴奋一阵子,他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,她应该是秦淮河岸的某一个女孩,是八艳中的一个吧。对,就是朱自清先生笔下的秦淮河,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。两岸的河房高高低低、错落有致,窗格雕镂,飞檐玲珑;水呢,是碧阴碧阴的,虽为六朝金粉所凝,看起来却厚而不腻;油红的船头坐着一位清纯的女子,白底小花的衫子,黑的下衣,显出格外的不俗;河面上随波漾起的管弦丝竹,玉喉清音,把盈盈的香味弥漫在空中,那是茉莉的香、白兰花的香、脂粉的香、纱衣裳的香……

许明最敏感的还是味道。早上,他虽然在鱼儿身旁的时间并不长,但她身上的味道已经在他心里扎下了根,现在竟长出一束鲜花,弥漫着清香。四溢的花香慢慢地聚合归拢,越聚越小,越聚越实,最后凝成了那个穿着白底小花衫子、黑下衣的女子,有声有色、有颦有笑地在那里坐着,散发着只有他才能感知到的体味。这女子散发出的体味,先是一线游丝,慢慢地四向扩展,最后竟随风变窄,成为一条带状的花香之路。许明的思绪就是沿着这气味的雾路向前走的。走在这路上的许明是快乐的,是那种从心底里生出的带着微笑的快乐。

许明今天没有骑他那辆单车,他觉得到那个地方骑车是不行的。

他本想吃点什么再去,但他还是没有吃,并不是时间晚了,关键是他没有胃口,整个人都被从心底里生出的兴奋塞得饱饱的,没有一点儿空间了。他到了酒店的桑拿城,服务生正要安排他脱衣服,他却急不可待地问:“鱼儿在吗?”他要点鱼儿。服务生先是一愣,因为他不知道这里的女孩有没有一个叫鱼儿的,但他还是很快地笑了。

“先生,别急呀,你先去蒸蒸,我马上就给你叫来。”

许明光着身子进了浴间,服务生就笑了,心想没见过这位呀,鱼儿是谁?也许是他哪次来,这中间的某个女孩随便跟他说了一个名字吧。也许真有一个叫鱼儿的,说不定她已经走了呢!又来了一位,服务生就不再想这事了。

也就是十来分钟,许明就出来了。服务生给他擦了背上的水,把浴衣送过来,许明就说:“鱼儿在吗?”服务生觉得刚才自己犯了个错误,应该弄清楚鱼儿是谁,不然怎么打发这位呢?服务生毕竟是服务生,他知道对这样的客人该怎么办。他先把许明领到一个单间,然后说:“你等等,我这就给你喊来!”

许明点着了一支烟,很急地吸着,眼看这烟就要吸完了,他想拉开门找那个服务生,但他还是又点了一支烟,他显然是对自己的急躁有些觉察了,他要让自己沉住点气。其实,他还是有点紧张的,他自己一个人来这种地方还是第一次,他甚至并不全知道这里的规矩是什么样子的,如果太急了,会不会引起服务生对自己的小看。这样想着,他吸烟所用的力也没有原先大了,竟像他的部长那样很慢很均匀地吐起烟来。

看来,鱼儿还真不易找,也许她根本就不叫鱼儿,也许这里根本就没有鱼儿。许明内心还是焦急的,近乎有那种失去重大希望的焦急了。就在这时,房间的门被服务生拧开了,接着,鱼儿竟笑着站在了门口。

许明不知怎么的，一下子站了起来，很局促、很紧张、很激动的样子，而且竟向前走了几步，差一点出了门。就在这时，鱼儿迈着很有弹性的脚步进来了，脸上的笑也随着脚上的弹性向房间辐射过来。虽然她这么几步就到了房间，可许明分明看到鱼儿是蹦蹦跳跳地向他走来的，与那操场上蹦蹦跳跳的女中学生没有什么区别……

3

现在，鱼儿在许明心里就是一个谜。这绝对出乎许明的意料，他根本也想不出鱼儿会是这样一个女孩。

许明几天来几乎一刻也没有停下对那天所见的有关鱼儿的思索，就是睡着了，梦中也依然没有停下对她的探究。许明原来是办公室的秘书，在他写讲话稿写倒了胃口后，他的命运才发生一点转机，他被调到宣传部当了通讯科副科长。这个差使比给领导写讲话稿要好多了，虽然写的也有假话，但比起来那些讲话稿到底还是真实的地方多了。而更让许明觉得有点亮色的是，他可以去采访。虽然采访的东西并不一定都能写出来，写出来也不一定都能发出来，但在采访中毕竟是快乐的，是那种对事物探究中的快乐。现在他的对象就是鱼儿了。他一遍遍地回忆着那天晚上的情形，试图想从鱼儿的言行中找出进入她内心的缺口。但他总是失望，每一次都以失望而告终。

但有一点他是肯定了的，鱼儿是一个喜欢恶作剧的女孩。许明应该说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人，平日里他并不喜欢恶作剧。可现在不一样了，这个恶作剧经鱼儿做出来就不一样了，使他有一种新鲜的感觉，而且激起了他的冲动，使他不能从那些恶作剧中自拔，并使他沉醉于那些恶作剧中了。

那晚，鱼儿一进门，他就感到口渴，而且越来越口渴，他让鱼儿给他叫一杯水。可这时的鱼儿突然笑了，她望着他竟说：“我就是水呀，你渴是因为你见到水了才渴的，你把我喝了吧。”

许明一时不太明了鱼儿话中的全部含意，他只是觉得鱼儿说得有点道理，人是越见水越渴的，他有过这种体验。但鱼儿还是给他叫来了一杯水，应该说是一杯飘着大茶叶片的茶。许明真的有点儿渴了，端起来就要喝。就在这当儿，鱼儿又很怪地笑了起来。许明也笑了，他是被她的莫名的笑给弄笑的，笑啥呀？鱼儿说：“你喝吧，喝过了我再跟你说。”

许明只小呷了一口，因为茶很热的，他把杯子放了下来。鱼儿一伸脚把痰盂推到了许明的面前，许明不明白她的意思，就定定地瞅着她。鱼儿这时才说，我估计你要吐的。许明更不明白了，但他一句话也没有说，他不知道眼前的这个女孩要做什么。鱼儿说：“你刚才喝的茶是我用电炉烧的。”

说完这话，鱼儿笑得更响了。许明还是一声不吭，他在思考鱼儿此时为什么要笑得这么厉害。鱼儿笑过后又说：“来这里的男人都喜欢我，喜欢我，我就给他们烧水，他们都说我烧的水好喝。”

说到这里，她的笑声更大了，似乎是按“1234567”的调子一路上扬而来。许明还是没有动静，他心里只是更吃惊了，他不知道眼前的鱼儿到底要弄出什么花样来。鱼儿又一伸脚把痰盂向许明的面前推了一下，看着许明说：“这水是我用我的衣服煮的，味道好极了吧！”说罢，她竟笑得不能自抑了，歪在了许明的腿上。

许明现在想起来竟忍不住吐了起来。但当时他并没有吐，一点吐的感觉都没有。鱼儿似乎很失望，而且悲伤，她怎么也想不到许明竟连

笑一下也没有。许明那时想什么呢？他其实心里都笑死了，但表面上却一点都不表现出来。他想，眼前的这个女孩绝不会善罢甘休的，他如果一笑，就入了鱼儿的套了。而这时，鱼儿竟又笑了起来，她是为许明的不笑而笑的，她觉得眼前这个人真的太有意思了，一本正经的，有点儿像一尊佛。

鱼儿终于停下来不笑了，她想听许明再说什么，可许明没有说。鱼儿再次觉得失望，心里有点怵，她猜不透眼前的人究竟是干什么的。但她并不怕，以她的经验，来这里的人其实没有一个能正经起来的。

又到了下午。许明心里想我一定得再去一次，他认定他必须拯救鱼儿。他想鱼儿不应该是这个样子，她的内心也绝不是这个样子，她那晚的所作所为一定是戴了假面具。那天他本是想约鱼儿出来的，但鱼儿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没答应，她告诉许明她的呼机号码是圈圈洞洞窟窿窟窿零。许明现在想，如果那天鱼儿真的说了她的呼机号，他就把她呼出来，就不必再去了。可他现在唯一的办法还是得去那个桑拿城。

这次，鱼儿又一次出乎了许明的意料，她一下子变得文静起来，是那种十五六岁的女孩子的矜持。许明弄不清楚这是为什么，他想也许是他送给她的那朵玫瑰花起的作用，那花儿一下子使鱼儿回到了她的本原。许明想一定是花的力量所致，他是第一次给女孩送花，他弄不清当时自己怎么就要送一枝花给她，但他分明感觉到了花的力量，花里是充满了他的力量的。

这晚，鱼儿也许就是被这花儿给打动了，变了个人一样，也像眼前的花似开未开的羞涩着。她告诉许明她家在淮北的一个乡下，家里两个哥哥都吵着分家，父亲也瘫在了床上，她实在不想在家待一天了，于是就跑了出来。她来到这个城市后，在汽车站认识了一个长得很善的

男人,当晚这个男人就把她带到这里。他先是告诉鱼儿到这里玩玩,可在这酒店住下后玩了几天,那男人突然就没了踪影,她就被人弄到了这四楼的桑拿城,说是来抵房间费的。

鱼儿显然是被骗了,许明当时义愤填膺,呼地站了起来:“我要救你出去!”而鱼儿呢,却没有反应,一点儿反应也没有,任许明在房间里像头狮子一样,来回地转着圈。鱼儿的两眼就像一口深井,无波无纹的那种。其实,她对许明的表现并没有感动,她认为他像一个孩子似的在那里说胡话,仿佛他就是解放劳苦大众的解放军一样。

许明是想立即把鱼儿带出去的。可鱼儿没有同意,这令许明很不解。他说:“鱼儿你不是在火坑里吗?干吗不出去呢?”

鱼儿却笑笑,然后靠在了他的身上:“你以为我们很苦吗?现在可不是万恶的旧社会呀,我们姐妹们认为这样很好的,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好的事可做吗?何况我从不与男人做那事!”鱼儿调皮地问许明,眼里的水波一动一动的。

许明认为鱼儿是为现在的生活而满足,他彻底地恼怒了,大声对鱼儿喊:“堕落!”

鱼儿这时又恢复了第一次见他的样子,站起身子笑起来:“你以为你是谁呀!”

4

鱼儿这几天心情突然不好起来,她自己并不清楚是什么原因,但就是见什么都烦的感觉。

过去她也常有心烦意乱的时候,这也就是过去这两年开始的事,是一种周期性的,与她身体的周期变化几乎同步。而这几天,她感觉不是

过去的那种烦躁的味道了，而是全身都特别地懒，仿佛她成了一副囊，拎起来不能放的，一放就塌作一堆的那种疲软与无力。

原来她每天早上六点就起来的，她要看看小花园里的那几束花，无论睡得有多晚到这个时间她就一定得起来。而这几天，她都在九点后爬起来，晚上睡得也早了，这两天都没有接待客人了，她总以身上来了为借口。其实，她虽然起得晚，可还是六点就醒了，这是一年多来形成的生物钟，一到这个时候就必须醒。醒了又不起，那干什么呢？那就只有想事儿。鱼儿这几天都在想许明，无论想什么，想到最后都得拐到许明的身上来，她的思绪就是挂在树上的苹果，许明就是地球，他的引力使这只苹果不能不落在他身上。

今天，鱼儿一醒来就想起了那枝玫瑰，这是她长到十六岁第一次有人给她送花，而且送的是玫瑰，更主要的是送花人竟是许明这个她从来没有想过的男人。顺着这条思路，鱼儿在想，许明就像命中注定的一样走进了她的内心，她不明白许明是什么心理。她认为许明是一个谜，比以前老师给她出的任何一个题目都让她难以破解。

许明究竟要做什么呢？第一次见许明，鱼儿认为他与其他男人并没有两样，也只是个伪君子罢了。这样的男人她见得多了，都是喜欢自己年龄小，有不少人在她身上都想有一些变态的作为。而现在她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判断了，他并不动自己一手指，而且就像是一个老师，就像她的那个班主任一样。

他要做什么呢？他说要救自己。鱼儿想，我有什么可救的？我活得不是好好的吗？我不这样活又能做什么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，你以为我们都生活在痛苦之中吗？你错了，这种生活对于我们来说也许就是最好的选择了。鱼儿想，家里现在是这个样子，父亲瘫在床上，又欠这

么多钱,只有母亲一个人在撑着。尤其是她的两个哥哥,过去多好啊,现在娶了媳妇就完全变了人一样,不但不帮母亲,还想着法儿给瘫在床上的爹和受罪的娘吵架。每当这时,她都想起小时候娘教给她的那段歌谣:

灰喜鹊,尾巴长,娶了媳妇不要娘。
把娘送到高山上,他好在家把福享。
烙油饼,卷砂糖,媳妇媳妇你先尝。
吃得好,喝得好,哪想高山上苦命的娘。
高山上,风儿凉,冻病苦命遭罪的娘。
将你生,将你养,到老落得这下场。
.....

在心里低吟着这段歌谣,鱼儿眼中不由自主地噙满了泪。

自己不退学又能怎么样呢?就是考上高中,家里能有钱供自己上学吗?像自己这样的乡下女孩子,做这就不错了,有钱花有玩的。这样想着,鱼儿竟在心里笑了起来,她都要嘲笑许明了,都三十多的人了,脑子像灌了水一样啊。

像鱼儿这个年龄的女孩子,思想是不太固定的。她自己都感到心里的想法就像花丛中的蝴蝶,飘忽不定,她也不想让这只蝴蝶固定在一朵花上,也绝不可能的。有时给客人做按摩时,鱼儿脑子里经常会一片空白,什么想法都没有,就像一张白纸。

有时,她会突然想起学校来,想起与她同村的华子。她也想在学校里上学,尤其想像华子那样上完高中读大学,读完大学有一个令人羡慕

的工作,这种事哪个女孩不想呢?可现在自己呢,却在这么个地方,而华子现在也许正在县里念高中,他是一定能考上县里的高中的。她从小就是喜欢华子的,他们从小一道儿去上学,一直到她退学那一天。

但现在如果华子知道自己在这么个地方,他会怎么看自己呢?正是为了这个原因,鱼儿坚决不与男人发生那事,亲亲摸摸什么事都行,就是不能让男人占有自己。为了保护自己,她心细得很,喝水吃饭都特别小心,生怕被别人用药给蒙了。同时,她不止一次扬言,只要谁逼她,她就死给谁看。

有时,当客人非要与她做那事时,她就说自己有肝炎病,家里两个哥哥和爹都是得这病死的。这样一来,到现在竟没有一个男人占过她。当然,最主要的是她觉得自己将来是属于心里的那个华子的。

现在,鱼儿心里想到了许明,她想许明是她这一年多见到的最规矩的一个男人了,说话像老师一样,一字一句的,带着笑,带着关心。她一下子感到自己太需要许明给她的那种感觉了,那话语、那眼神、那呼出的气息,都像一股微风吹拂在她的心坎上。不,应该是一双手抚摸在她心上,她感觉自己的每一根汗毛都在颤动。

有了这种感觉,鱼儿心里就像突然填满了委屈,委屈就像一眼泉水,从她的两眼里呼呼地向外涌。

5

许明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黑洞,一个无底的巨大的黑洞。这个黑洞就是他自己的想法,就是他必须把鱼儿救出来的想法。

这些天他一直在想,他必须把鱼儿从那个地方弄出来,正像花骨朵一样的鱼儿怎么能在那里度过一生呢?鱼儿虽然表面上并没有答应